

# 论网络流行语的符号像似性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重要的网络文化现象,本质上属于符号表意问题,其表意机制源于符号的任意性和像似性。在符号表意中,任意性和像似性具有互补性,前者保证符号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后者保证符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由符号的表意机制推至社会文化范畴,一个理想的社会文化需要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保持恰当的平衡,才能显现出充分的诗性。而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符号表意问题,其符号像似性有余,任意性不足,并且其符号像似性也主要是基于图像式像似和图表示像似,这两种像似机制使得网络流行语难以突破系统的制约,仅仅表现出一种文本诗性。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符号任意性;符号像似性;诗性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2-0111-07

作为一种重要的网络文化现象,许多学者对网络流行语从传播学、语言学、修辞学等角度展开研究,其研究理论出发点主要包括三种:解构主义、狂欢化以及模因论。上述三种网络流行语的研究路径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稍微欠缺一点对网络流行语“意义”和“文化”根基的深度阐释。在笔者看来,网络流行语根本上属于符号表意问题,其表意机制源于符号的任意性和像似性。从符号的任意性和像似性机制考察网络流行语的符号表意机制,应当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不仅有益于从全新的理论视野展开对网络流行语的学术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洞见网络流行语的符号表意机制,并且从网络流行语窥斑见豹,探讨网络文化及整个社会文化的“诗性”。

## 一 符号的任意性、理据性与像似性

### 1. 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之争

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自提出后,在语言学或符号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随着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在国内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开始将皮尔斯符号理据性与索绪尔提出的

符号任意性原则进行比较,并产生意见争论。一方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是正确无误的,支持论者从语言符号出发,用“语音”和“语义”置换索绪尔提出的“音响”和“概念”,认为“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义,语言符号就是音—义结合体”<sup>[1] (P74)</sup>。而反对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学者则指出:任意性原则对于语言符号来说并非不可或缺,而是可有可无的性质。并指出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三个失误:“对能指和所指关系不加历史的探讨,以任意性一言蔽之;以不同语言系统之间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差别来论证同一语言系统之间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任意性;把符号的历时演变性与符号的不可论证性混为一谈。”<sup>[2] (P23-25)</sup>

也有学者对这种争论提出批评,认为观点对立的双方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所指对象是什么。例如著名语言学家胡壮麟指出:索绪尔提出符号任意性原则针对的是语言符号的性质,而皮尔斯符号理据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所有符号,其中包括语言符号。索绪尔本人曾经对此进行过阐述,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时指出“我们的关于语

收稿日期:2016-02-0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叙述中的可能世界研究”(HB16XW021)。

作者简介:冯月季(1977-),男,河北保定人,副教授,新闻学博士,从事传播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研究。

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sup>[3] [P43]</sup>这说明,索绪尔意识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影响。但是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可以成为一个自治的系统,语言符号的“音响”和“概念”是任意的。

## 2. 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并不冲突

索绪尔区分了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他认为在每种语言中,都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而另一部分是相对任意的。那些具有相对任意性的语言符号就意味着具有理据性,只是理据性的程度不同。索绪尔说“那些无理据性到达顶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低到最低点的则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sup>[3] [P101]</sup>另外人们发现,索绪尔虽然强调符号任意性针对的是语言符号,这种任意性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存在,一旦进入到运用层面,语言符号就会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因此索绪尔区分了“抽象的整体语言”和“具体的整体语言”。语言符号任意性在“抽象的整体语言”范畴内是适用的,而在“具体的整体语言”中,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语言符号理据性。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也谈到他对惠特尼(William Whitney)语言符号社会“约定性”(conventional)概念的继承和改造<sup>[4] [P79-82]</sup>。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以社会性为基础,语言符号由于社会集团的“约定性”从而具有了“强制性”。这样,在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和皮尔斯的符号理据性之间就有了某种“通约性”。

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立足于社会文化范畴,他给符号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事物。首先,对于事物本身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第二,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事物与其它任何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三,我们会将第一项与第二项联系起来理解,如此,它能够给我们的思想传递关于某个事物的意义。这样,它就是一个符号,或者表征。”<sup>[5] [P5]</sup>根据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理据性是皮尔斯符号学立足的理论根基。其中符号像似性被认为是符号理据性最重要的特质。符号像似性指的是“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事物,因为与之像似”<sup>[6] [P362]</sup>。但是符号像似性与任意性一样也有个程度问题,皮尔斯把像似分成三级:形象式(imaginal)像似、图表示(diagrammic)像似、比喻式(metaphorical)像似。

从形象式像似到比喻式像似,像似程度逐渐减弱,套用索绪尔语言符号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

的划分,我们也可以认为,符号像似性也可以分为绝对像似性和相对像似性。形象式像似属于绝对像似性,例如摄影、肖像等,符号与对象之间具有直观明确的特征。如果说形象式像似符号属于像似程度达到顶点,那么某些比喻式像似符号则属于像似性降低到最低点,那些像似性降低到最低点的符号不同样也是任意的吗?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可论证,例如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麒麟、凤凰,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格里芬、奇美拉,仅有像似符号,而对象并不存在。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连接同样依靠的是“音响”和“概念”,因此,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都是一个程度问题。

抛开索绪尔和皮尔斯符号研究范畴上的差异,如果我们从社会文化范畴(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具体的整体语言”)考察符号构成和表意,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之间实际上没有矛盾”<sup>[7] [P118]</sup>,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相互依存,任意程度高的符号理据性弱,而像似程度高的符号理据性强,反之也是成立的。既然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不妨大胆提出一个设想:社会文化中,符号的任意性和像似性如果居于中间值,那么社会结构就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符号的任意性降低到最低点或符号的像似性全部属于形象式像似,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就缺乏创造力。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处于任意性和像似性的中间值,但是有一部分符号时常上升到任意性的最高点或抽象到最模糊的比喻式像似,前者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后者提供社会创新的动力。

## 二 网络流行语的符号像似性及其演变

网络流行语作为当前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引发了人们极大的研究热情。从现有的研究理论来看,主要有三种:解构主义、狂欢化以及模因论<sup>[8] [P100]</sup>。而从符号的任意性和像似性角度研究网络流行语应当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或许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网络流行语“意义”和“文化”根基的挖掘。

### 1. 网络流行语符号像似性表意的三种方式

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并行不悖,相互依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网络流行语发展若干年来,符号任意性特征在其中的成分非常微弱,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网络流行语主要是基于符号像似性特征。根据索绪尔的表述,世界上存在的语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偏向于词汇方法的,这种语言

是“无理据性到达顶点”,即任意性程度高的语言;另一种是偏向于语法方法的,这种语言是“无理据性降到最低点”,即像似程度高的语言。不过索绪尔在此提出的另一种说法却值得商榷,索绪尔说:“极端词汇的典型是在汉语当中。”<sup>[9] P187</sup>其意是将汉语看作是任意程度极高的语言,这种判断显然不符合汉语的特征。

胡壮麟先生也指出了索绪尔这种判断的谬误,“从汉语汉字的发展情况来看,索绪尔的任意性帮不了忙”<sup>[10] P100</sup>。但是这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我们说中国社会中的网络流行语主要基于像似性特征,但并不排除在某些网络流行语中有微弱的任意性特征的痕迹,甚至有个别网络流行语的任意性特征还较为明显。因此从本文的叙述逻辑来看,首先考察网络流行语的像似性特征,然后再对某些具有任意性特征的网络流行语进行分析。

按照皮尔斯对符号像似程度的区分,网络流行语相应的也可划分为形象式像似、图表式像似和比喻式像似。纵观中国若干年来网络流行语的特征,形象式像似的网络流行语是最常见的类别。形象式像似的特征在于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具有一种“再现透明性”特征,其关系不言而喻,具有简明直观性,让人一目了然。形象式像似的网络流行语最常见的是网民在互联网空间中使用的各种符号。例如,1999年台湾作家蔡智恒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内地流行,受小说的影响,许多青少年网民借用小说中的网络符号进行情感表达和交流,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笑脸符号“:)”,是由键盘符号“:”和“)”构成的,后来还有一些演变体,比如“^\_^”“^o^”“=^\_^=”“Y(^\_^)Y”等。

皮尔斯在讨论符号像似性程度时曾经指出,形象式像似、图表式像似和比喻式像似三者之间边界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候某些符号可能属于几种像似程度的混合体。在网络流行语中就有这种符号,比如,同样是来自于《第一次亲密接触》这部小说,“恐龙”和“青蛙”在网络空间中具有了新的含义。“恐龙”本义是指已经灭绝了史前动物,在网络空间中用来指代长相凶或丑的女子,“青蛙”用来比喻相貌平平的男生。在这些网络流行语中,就兼具形象式像似和比喻式像似两种特征。

纵观中国网络流行语二十余年来的变迁史,形象式像似都是最常见的表意方式,形象式像似网络流行语可以分成两种类别:一种是完全基于形象的直观,另外一种则是混合了其它像似程度,但无论哪种

形象式像似,“形象”的观念在这里指的都是“外部的、机械的、往往与感知的经验模式相关的形象”<sup>[11] P26</sup>。换句话说,形象式像似网络流行语主要具有再现功能,将社会文本中的符号移植到网络空间中,其意义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例如网络空间中的各种表情符号,哪怕是那些兼具其它像似程度的网络流行语,比如“Orz”“钉子户”等都具有明显的再现特征。

除了形象式像似的网络流行语以外,图表式像似也是网络流行语中的一种常见类别。根据皮尔斯的解释,图表式像似不是外形上的像似,而主要表现在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上的像似,是一种“构造类似”<sup>[12] P79</sup>。根据网络流行语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同形构造类似”和“异形构造类似”。前者指的是那些将社会文本中的符号进行局部的构造,但是在整体结构上并未发生变化的网络流行语。比如2010年前后物价上涨,“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网络流行语就是典型的“同形构造类似”。“异形构造类似”指的是网络流行语与社会文本中的符号相比,词汇或词素出现增减且意义程度加强,比如“你懂的”“羡慕嫉妒恨”“休假式治疗”“躺枪”“喜大普奔”“不明觉厉”等。

比喻式像似是符号像似性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符号的像似程度幅度非常大,从符号与对象的绝对像似到符号与对象完全没有像似点,甚至仅存在符号,而对象不存在。根据笔者观察,网络流行语中存在的比喻式像似,不属于比喻式像似的两个极点。因为一旦符号与对象绝对像似,那么符号的存在就是多余的;而如果符号与对象完全没有像似点,抽象到极致,那么网络流行语就不会大面积地传播,因为一般人读不懂。换句话说,网络流行语中不存在纯粹的比喻式像似,比喻式像似只能和其它类型的像似混合在一起表现出来。比如“小鲜肉”就是混合了形象式像似和比喻式像似的网络流行语。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比喻式像似程度分为强、中、弱三个等级,毫无疑问,网络流行语的比喻式像似程度属于较强级别的,这既是由于网络流行语需要大面积传播的需要,但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这是考察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到底属于“宽幅”还是“窄幅”的主要指标。

## 2. 网络流行语符号像似性表意的“任意性”特征

网络流行语除了具有上述几种符号像似性特征以外,笔者在上文还谈到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相互依存,因此,不存在绝对的像似性或任意性,只是说

哪种特征更明显一些。索绪尔在《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那些比较着重于词汇的语言任意性特征突出,那些着重于语法特征的语言理据性较强。索绪尔进一步认为汉语属于任意性突出的语言,明显这种判断具有谬误性,“汉语不是表音的,不分析词中不同成素的发音,而是表意的象形文字。”<sup>[13] [P19]</sup> 汉语的表意方式主要基于理据性,并且因为汉语属于象形文字,因此汉语基于理据性之上的像似性特征更为明显。即便转换到网络空间中,网络流行语仍然延续了这一特征。

我们说像似性是网络流行语的基本表意方式,但是并不排除其中有些网络流行语含有微弱任意性特征。符号任意性原则基于“音响”和“概念”的对应关系,在此意义上,拼音文字就属于任意性较强的语言符号。从网络流行语的发展现状来看,确有某些网络流行语借用拼音文字中某些词语或音素,从而使得这些网络流行语在总体呈现像似性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微弱任意性特征。比如因电影《大话西游》而流行的“I服了You”,日常打招呼用语“886”等,就是借用了英语某些词语的发音,这些网络流行语总体上属于图表式像似,在此基础上显现出微弱的任意性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因电影《大话西游》产生的网络流行语“秀逗”完全是借用了英文单词“pseudo”的音译,网络聊天用语“沙发”也是完全借用了英文短语“so fast”的音译,还有近年来的网络热词“no zuo no die”“duang”完全舍弃汉语的象形文字,以汉语拼音和英文单词构成。可以说,这类网络流行语具有比较明显的任意性特征,但是数量并不多。在这里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像“duang”这样的网络流行语应当是“声音像似”,怎么会属于任意性特征?对于这种质疑,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给出了回答,当初索绪尔论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的时候早就预料到:人们很可能以拟声词来反对任意性原则。但是索绪尔解释说,拟声词“它们当前的声音性质,或者毋宁说,人们赋予它们的性质,其实是语音演变的一种偶然的結果”<sup>[14] [P105]</sup>。索绪尔的意思是说,拟声词也是约定俗成的模仿,拟声词一旦被卷入语言系统,都要或多或少经历语音的演变,从而也具有了一般语言符号不可论证的任意性特征。

### 三 网络流行语的符号像似性及其诗性

从网络流行语的演变历史来看,初期的网络流

行语主要基于形象像似,其后开始出现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以及混合了任意性特征的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这种符号像似性的演变,是现代文化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投射。解构主义和狂欢化理论仅仅揭示了网络流行语对于社会现实的反叛和抗争维度,语言模因论仅仅从网络流行语内部视角观察,难免不够全面。在笔者看来,网络流行语在其符号像似性演变的历程中,除了上述理论揭示出的某些特征以外,还显现出了自身的“诗性”表征。

#### 1. 符号的任意性、像似性与文化的“诗性”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当中提出了“诗性智慧”这个概念,维科的目的在于恢复诗和神话的想象创造力,从而打破理性主义的禁锢。维科指出“诗人们首先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理解的也就有多少,所以诗人们可以说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就是人类的理智。”<sup>[15] [P178]</sup> 因此在维科看来,诗性智慧就是一种心灵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维科之后,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地栖居”可以被认为是对维科的一种回应,“诗意地栖居”本质是在存在之真理中栖居,而现代科技的泛滥将人从存在之真理中剥离出来,而唯有本真的语言——诗能使人与存在的关系敞开,“真理是存在之被揭示”<sup>[16] [P15]</sup>。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sup>[17] [P295]</sup>。诗性语言的言说和写作将人从本真存在的沉沦中拯救出来,从而“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sup>[17] [P601]</sup>。

从维科和海德格尔对于“诗性”的表述来看,“诗性”即人的创造性和自由,人类所存在的世界应当是一个文化多元、充满差异、又不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世界。人类所生存的世界被符号所缠绕,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是符号生成和表意的基本动力,因为符号任意性与像似性并行不悖,两者共同保证了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任何将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割裂或对立起来的观念对于人类社会文化来说都是危险的。从符号与系统的角度而言,任意性的确保证了符号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问题在于:符号一旦进入系统就会表现得稳定性有余而创造性不足,这也是后结构主义常常批评结构主义所在。

充满“诗性”的社会文化应当既是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也是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化。如果说符号任意性保证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符号像似性则能够使得文化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符号任意性是在经历了历时性的选择和约定之后成为共时性的符号系统,要突破符号系统的静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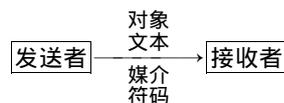
固化特征就必须依靠符号像似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是说,符号像似性是确保符号从共时性系统突围进入历时性运动的必要动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符号像似性的三个层面中,符号与对象像似程度越低,其提供给符号突破系统的动力越大,也就是说,比喻式像似相较于图像式像似和图表式像似,具有更强的摆脱系统束缚的符号表意动力。这一点在艺术中非常明显,某些先锋主义艺术创作,符号完全跳过表意对象仅仅指涉自身。

## 2. 网络流行语符号像似性表意机制的“文本诗性”

网络流行语不同于艺术,网络流行语需要大规模的受众理解并使用,基于这一特征,网络流行语无法做到像某些先锋艺术那样抽象到极致。因此,网络流行语的像似性主要指的是图像式像似和图表式像似,这两类符号像似性支撑的文化是转喻的。网络流行语中的比喻式像似极少单独存在,它往往和其它类型的符号像似性混合在一起,使得符号无法完全脱离或跳过对象进行意义指涉,因而符号表意的动力就会受到对象的羁绊从而无法获得纯粹的“诗性”。一种纯粹的“诗性”映射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诗性主体”。之于网络空间而言,“诗性主体”就是能够在网络空间的“浸入”和“溢出”之间实现自由的转换,而不受到任何的羁绊,这样的主体才是依靠“诗性智慧”实现“诗意地栖居”的“诗性主体”。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在网络流行语的演变中发现这样的“诗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网络流行语栖身的语境呈现为一种“窄幅”文化。由此很难形成独立的“媒介场域”,“里面充斥着各种关系力量之间的博弈”<sup>[18] (P112)</sup>,往往容易受到资本等力量的控制。

尽管我们很难在网络流行语中找到维科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性”,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文本本身,就会在网络流行语中找到另外一个层面的“诗性”——来自雅柯布森的“诗性”解释。雅柯布森认为,符号表意过程中要受到六个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发送者、接收者、对象、文本、媒介和符码。当符号侧重于文本本身时,就会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文本,此时就出现了“诗性”。这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诗性”,它指的是符号文本不是用来作为已被命名的指称物的纯粹表征,而主要指向自身,使得符号文本自身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意义属性。并且,这种符号文本的“诗性”是在传播过程中显现出来的。1958年,雅柯布森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

次符号学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符号意指过程六因素说,如下图所示:



根据雅柯布森提出的这个符号意指过程六因素说,符号文本在表意过程中要受到上述六个因素的影响,但是这六个因素并非在一次符号表意中均衡地发生作用,而是会有所侧重,当符号表意过程侧重于文本时,符号就表现出“诗性”特征。这样一种“诗性”特征与维科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性”不同,后者指向人类整体的一种存在状态,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指的是人居住于存在的澄明之境中,是一种“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sup>[19] (P366)</sup>。这种存在意义上的“诗性”必然召唤一种纯粹的“诗性主体”,然而在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空间中,“诗性主体”已逐渐坍塌、沉沦,日益成为欲望、消费、权力、商品等宰制的对象。

雅柯布森的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流行语的“诗性”表征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这种“诗性”是一种“文本诗性”,从诠释学的角度而言,文本能够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在文本世界中,生活世界主体的可能性得以展现并且将文本作为一面观照主体的镜子。如此,对于诗性的理解我们就从维科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朝向存在本身转换为朝向文本本身。文本并非一个客观存在物,在符号表意过程中,文本自身凝结的表意动力逐渐显现出来,文本的表意动力来自于接收者的意义解释,艾柯指出“文本只是一次野餐,作者带去的是词语而读者带去的是意义。”<sup>[20] (P24)</sup>这也就意味着,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符号文本,在网络空间中被创造出来之后,就会发生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作者之死”,从而进入接收者的解释视野。以2016年的网络流行语“蓝瘦香菇”为例,大多数网友并不太关心这个网络流行语的起源,更感兴趣的是在网络空间中将其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带来的戏剧化效果。

基于网络流行语的图像式像似和图表式像似机制,这两种像似机制依存的文化语境是转喻的,容易生成较为稳定的系统,但是缺乏比喻式像似带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然而,由于网络流行语的传播特征,即便在某些网络流行语中能够显现出比喻式像似表征,但是其比喻像似的程度是较强级别的,并且往往和其它类型的像似混合在一起表现出来。因此,网络流行语的像似性机制使得其难以突破系统的闭

合特征,很大程度上只能显现为一种“文本诗性”。

#### 四 结语

本文从符号的任意性与像似性机制探讨了网络流行语的演变及其符号表意问题,试图拓展一种新的研究网络流行语的学术路径。网络流行语作为整个社会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一种投射,很大程度上表征着整个社会文化的特征。网络空间比现实社会具有某种程度地开放性和创造性,给网络流行语的衍生和演变提供了文化土壤,不过根本上而言,受制于整体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制约:从符号任意性层面而言,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有待加强,从符号像似性层面而言,社会文化缺乏足够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都制约了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网络文化现象,无法表现出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文化诗性”,而仅仅能够表现出一种基于语言游戏层面的“文本诗性”。因此,网络流行语符号表意从“文本诗性”到“文化诗性”的转向,必然需要社会文化整体上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

#### 参考文献:

- [1] 索振羽.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正确的[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2).
- [2] 李葆嘉. 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与复归[J]. 语言文字应用, 1994(3).
- [3] 索绪尔. 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 屠友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4] 卢德平. 符号任意性理论溯源: 从惠特尼到索绪尔[J]. 符号与传媒, 2015(1).
- [5]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2, 1893 - 1913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6]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7] 丁尔苏. 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并行不悖[J]. 符号与传媒, 2012(1).
- [8] 杨勇. 网络流行语衍生、传播的理据和方向[J]. 学术界, 2016(2).
- [9]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明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0] 胡壮麟. 对语言像似性和任意性之争的反思[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 [11] W. J. T. 米歇尔. 图像学: 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 陈永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高本汉.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M]. 聂鸿飞,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4] 维科. 新科学[M]. 朱光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5]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16] 武潇洁. 论海德格尔“真理”概念的存在论基础[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6).
- [17]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18] 陈世华, 黄盛泉. 分割社会: 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5).
- [19] 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0] 翁贝尔托·艾柯. 诠释与过度诠释[M]. 王宇根,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A Research on Semiotic Iconicity of Network Buzzwords

FENG Yue - j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kind of network culture phenomenon, network buzzwords is a question of semiotic ideographic in nature. The ideographic mechanism comes from the arbitrariness and iconicity of semiotic. The arbitrariness and iconicity of semiotic is very necessary in semiotic ideographic. Semiotic arbitrariness guarantees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of semiotic and semiotic iconicity ensure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of semiotic. From semiotic ideographic mechanism to social culture category, an ideal social culture needs semiotic arbitrariness and semiotic iconicity to keep right balance and show full of poetic. However as a question of semiotic ideographic, the network buzzwords' semiotic arbitrariness seems too little and semiotic iconicity too much. Semiotic iconicity is mainly based on imaginal iconicity and diagrammatic iconicity, and these two semiotic iconicity mechanism make network buzzwords difficult to break through the system and just show a kind of text poetic.

**Key words:** network buzzwords; semiotic arbitrariness; semiotic iconicity; poetic (责任编辑 书华)